

诗歌不能果腹 但它能凝聚起树叶上的阳光

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10月7日至11日举行 阿多尼斯将获首次设立的“金玉兰”诗歌大奖

■本报记者 许旸

金秋的上海，将迎来世界多地的诗人——记者昨天获悉，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即将于10月7日至11日在沪举办。刚过完87岁生日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将获颁诗歌节首次设立的“金玉兰”诗歌大奖。

“阿多尼斯对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可以与庞德或艾略特对英语诗歌的影响相提并论。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为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阿多尼斯的诗超越阿拉伯的时空，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俯瞰人生万象。他的诗歌创作，是当代世界诗歌的一个高峰。”本届金玉兰诗歌大奖评委会的评价，可让我们一窥阿多尼斯诗歌营造的斑斓图景。

除了阿多尼斯，受邀参加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的诗人，能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艾略特诗歌奖得主大卫·哈森、日本诗人高桥睦郎、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士·施蒂格、世界数码文学和电脑诗歌开创性诗人凯喆安、荷兰诗歌节主席巴斯·夸克曼、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考特，还有诗人吉狄马加、舒婷、杨炼、郑愁予（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张烨、张如凌、田原、吴思敬、姜涛等。

本届诗歌节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统战部主办。届时中外诗人将开展一系列交流活动，包括诗歌论坛、朗诵会、翻译工作坊、《上海文学》“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首发式、“不夜上海·诗歌之光”颁奖仪式暨诗歌晚会以及阿多尼斯画展等。不同语种、不同风格的诗句将碰撞交织出怎样一番气象，令人期待。

世界和人心的多姿， 流淌在中外诗句里

“因为诗歌，世界变得很小，天

涯海角，也能近在咫尺。诗人们相聚在上海，是诗的召唤，是友谊的邀约。”上海国际诗歌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赵丽宏告诉记者，每一位诗人的诗作，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天地——宇宙和人间的万千气象，心灵中隐藏萌动的无数秘密，都被诗人们用不同文字构筑成变幻无穷的奇妙诗句，将在上海的天空飞翔。

诗歌意味着什么？诗人们的答案正蕴藏在诗句里。阿多尼斯曾在《诗之初》中说：“你最美的事，是动摇天地”“你最美的事，是成为辩词/被光明和黑暗引以为据”“你最美的事，是成为目标/成为分水岭/区分沉默和话语”，诗中的玄机，让人在一唱三叹中沉思不已。

近年来，阿多尼斯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迄今共创作了50余部作品，屡获多种国际文学大奖，1997年法国政府授予阿多尼斯文学艺术勋章。阿多尼斯作品的首个中译版《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收录了诗人自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诗”到2008年的作品，曾在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重印多次；今年4月列入“经典诗歌译丛”精装再版，几年间累计售出10万余册。“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冬是孤独，夏是离别，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唯独秋，渗透所有的季节”——不少阿多尼斯的“金句”被广泛引用在书写中，影响深远。

而当诗人们相逢上海，又将激发出怎样的灵感？“世界各地的诗人，用不同的文字、语法、构思、声音、意象，创造出形态迥然相异的诗歌，而诗中潜藏的秘密，蕴含的情感，散发的氣息，是如此丰富而神秘。”赵丽宏如是感慨。

荷兰诗人巴斯·夸克曼曾在文章中罗列了诗歌的种种无用和无奈：诗歌不能果腹，不能挡雨水，不能让人大发横财，不能改变世界……结尾处却话锋一转，令人共鸣：“但诗歌的意境远高于

每个单一的词汇表达。它不仅仅是一场无声的演讲，更是所有无法安睡的词藻的呐喊。它潜力无限，既能模仿迁徙的鸟儿的叫声，又能凝聚起树叶上的阳光，还能和天上的云建立起关系。”

诗人旅行在世界上，但因为有时，诗人可以寻找自己的血脉。高桥睦郎《旅行的血》中有这样的诗句：“我们的来由古老/古老得看不到源头/我们紧紧相抱/悄声地，在时光的皮肤下/接连不断地流自幽暗的河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旅途中/在旅途凉爽的树荫下”。

大卫·哈森在诗中揭示着人生的秘密：“秘密人生里仅名字相同/那儿对的房子在错的街上，那儿咖啡馆/挤满和他们貌似不同的人，那儿声音/含混断裂。在像素化的世界里，他们触摸着走”。

吉狄马加道出了诗人心中的一种永恒：“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每天的日出和日落都如同从前，/只是日落的辉煌，比日出的/绚丽更令人悲伤和叹息！/遥远的星群仍在向我们示意，/大海上的帆船失而复得”。

上海国际诗歌节，继续 见证诗歌与这座城市水乳交融的渊源

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于去年8月在上海书展期间举办，以多角度、多层次的形式，促成国内外知名诗人和读者互动，反响颇佳，产生了持续的连锁效应，也展示出上海和中国的文化活力。

2017年恰逢中文新诗百岁华诞，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如约而至。“曾经有人说，上海不是一座产生诗歌的城市，上海是小说，是散文，是舞台戏剧，上海和诗格格不入——这样的谬论，早已被诗人们的实践否定。”在赵丽宏看来，新诗在中国100年的历史，也是上海见证现代诗发展的历史。百年来，无数诗人在这里生活、观察、体验，寻找到诗意，并把它们凝固成文

字，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缩影。今天的上海，依然拥有众多诗歌创作和朗诵爱好者，校园诗社、企业诗社、社区诗社等基层社团蓬勃发展，诗歌正进一步走进日常生活，丰富着人们的心灵。

而上海国际诗歌节，正在继续见证着诗歌和这座城市水乳交融的渊源。有诗人这样写：上海的大街小巷，犹如图书馆藏书库中幽长曲折的走道，路边的建筑，恰似典籍琳琅的书柜，书柜里那些闭锁的书本，正在被诗人们一本一本打开，用自己的诗歌大声阅读，世界听见了从黄浦江畔飞扬起的美妙诗情。

在业内看来，上海应该有国际性的文学交流，设立国际性的文学奖，向世界展示上海文学的一面。而“金玉兰”诗歌大奖的设立，依据的正是中国人评世界的眼光。有资深出版人士谈到，经过翻译和引进，目前我们能在国内看到大多数外国知名作家的作品，这为我们熟悉解读并评价世界框架下的文学，创造了条件。据悉，“金玉兰”诗歌大奖将定期评出一位有影响力的诗人，评选范围遍及全球。

而诗人们的造访，无疑将令世界更熟悉上海乃至东方。几年前曾来沪的阿多尼斯，在《云翳掠过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一文中，以诗人的敏锐捕捉打捞了大量细节：“薄暮时分，黄浦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外滩人行道上，妇女们一个个闪亮而过，用她们的睫毛，抓住时间，猎猎距离的飞鸟。”

“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阿多尼斯如是追忆。这是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是对未来的预言。上海国际诗歌节，也许正应合着他的预言。



根据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改编的舞台剧受到观众青睐，再度来沪演出。图为该剧海报。（大景文化供图）

根据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改编的同名舞台剧 沪上再度献演，观众热情不减

满地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本报记者 董薇菁

“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不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英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

跨越近一个世纪，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他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发出的诘问，今天依旧掷地有声。

小说讲述了身为伦敦证券经纪人的斯特里克兰德，放弃旁人看来优裕美满的生活，只身奔赴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把他的心彻底地奉献给绘画艺术的故事。每个人都只看到脚下的六便士，只有他抬头看到了月亮。套用一句俏皮的流行语“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对于这个命题的追寻，至今都没有过时。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在今天的青年读者中仍然非常流行。

日前，根据《月亮和六便士》改编的舞台剧刚刚结束了在上海的第二轮演出，虽然该剧去年已在沪首演，但观众依旧热情不减。舞台剧导演邓伟杰说，“这就是一部做给年轻朋友看的舞台剧，希望他们最终都能找到自己的月亮”。

人生传奇，精神始终在流浪

要问谁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小小说家，毛姆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去年他的小说进入公版期，迎来国内诸多出版社竞相出版。毛姆的笔就像是一把手术刀，犀利地剖析着人性的各种病灶，精准的表现力令人折服。而他的一生也有着超越其他作家的传奇色彩——家教良好，通晓六国语言，经历过战争的炮火，当医生、做翻译，甚至还当过情报人员。这些丰富的经历，后来都成为毛姆笔下丰富的素材。

1919年，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世。这部作品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看。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这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

在洋溢着原始活力的塔希提岛上，画家高更曾带着巨大的热情完成了一幅宏伟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贫病交加的高更在画布上展示了一个生命诞生和死亡的故事，画面的最右侧是一个新生儿，而最左边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这是高更对人生的总结，也代表着他最后的彻悟。或许在踏上塔希提岛的一瞬间，毛姆也感受到了这个哲学命题的冲击，在他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在生命弥留之际，叫来他的土著妻子，把一切都烧掉，包括他自己和他的画，“一幅伟大的杰作就这样化为了灰烬。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死而无憾。在骄傲和轻蔑的心情中，又把它毁掉。”

《月亮和六便士》无疑是一段精神流浪的旅途。从伦敦、巴黎，到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

的灵魂，怀着复杂的心情最终落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为了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导演邓伟杰分别为伦敦、巴黎和塔希提岛设计了三个场景：伦敦的背景是工业感框架，斯特里克兰德在这里受到巨大的束缚；花都巴黎是浪漫而随性的，斯特里克兰德疯狂而迷茫；而如梦似幻的塔希提岛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切由先进的多媒体特效技术辅助完成，同时，管弦乐和土著风格的音乐的加入也将为塔希提岛添上感性的色彩。

笔锋犀利，掀开人性的灰色地带

“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有的人的胸膛上已经沾了那么多泪水，我不忍再把我的洒上了”……毛姆是一个“金句”高产者，这源于他阅历的深厚和对人世敏锐的洞悉。他的文字极其聪明，又有一种从辛酸和尖利中生长出的玩世不恭，容易察觉也容易被误解，但他的精神无疑是拯救式的。《人性的枷锁》《刀锋》《月亮和六便士》《面纱》……几乎在毛姆所有的作品里，对于人性的解剖一以贯之，他仿佛只知切片，告诉你，“人，就是这副模样”。

无论是外在社会的影响，名利、物质、家庭关系，还是内在的安全感、欲望，得到认可与自尊，以及永远被需要的爱情，他的文字反复挑畔着一个现代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爱情的事上如果你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意愿：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看看吧，在他的挑畔下，人性中的灰色地带被掀开遮羞布。在他的戏谑下，可以想见，一个现代人是多么脆弱，无论他看起来有多强壮。

一部《月亮和六便士》复杂深刻，能够给读者的思考带入多个层面。比如他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小说中的斯特里克兰德被一个问题紧紧缠绕——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何处理艺术和经验的的关系？又比如他也探讨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19世纪的人们认为，健康的生活离不开对形式、秩序、条理性和模式的尊崇顺服，斯特里克兰德也在这样的体面生活中循规蹈矩了多年，然而，当他逐渐在这种平静的生活中丧失了激情，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放任非理性的泛滥，不断挑战着理性秩序。毛姆的所有作品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这带给读者反复阅读的快乐，也让他的小说始终畅销，具有极大的时光魅力。

谈毛姆的创作，读者常常觉得很难表述得比他更有张力。像毛姆这样的“文体型”作家，对舞台改编具有压迫感。编剧李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毛姆的文字是令我肃然起敬的，舞台会尽所有可能保留文字的精神气质。”

舞台剧《月亮和六便士》的剧本脱胎于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和青年翻译家李继宏的两个中文译本。

第69届艾美奖获奖名单出炉， 《大小谎言》成最大赢家

女性题材横扫本届艾美奖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雨

第69届艾美奖于北京时间昨日上午在洛杉矶颁出，妮可·基德曼担当主演的《大小谎言》剧组在限定剧类中共获得最佳剧集、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群戏、最佳配乐监制、当代剧最佳服装设计等八项大奖。

所谓限定剧，指的是集数超过2集、总时长超过150分钟、故事情节和角色不会在下一季延续的电视节目。《大小谎言》由HBO出品，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围绕三个年轻妈妈展开，她们的孩子刚刚上幼儿园，她们也因此成为了朋友。三个年轻妈妈的生活看起来很美，但家长聚会上一次神秘的谋杀案却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凭借此剧，妮可·基德曼在四位奥斯卡影后的围攻下顺利夺得限定剧最佳女主角。

喜闹剧最佳剧集，最佳电视电影分

别花落《副总统》和《黑镜》。《我们这一天》和《罪夜之迷》各下一城，也算有所斩获。《宿敌》《西部世界》全程陪跑。而《副总统》的茱莉亚·路易斯·德瑞弗斯第7次拿下艾美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实现六连击，成为艾美表演奖史上第一人。

今年，两部大女主剧横扫了榜单。除了《大小谎言》之外，在剧情类摘得最佳剧集的，是由《广告狂人》女星伊丽莎白·莫斯主演的《使女的故事》。该剧由Hulu出品，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名作，虽是一部荒诞剧，却折射出了不少现实问题。该剧讲述的是在未来的美国，环境严重污染，出生率骤降，妇女沦为被称为“使女”的生育工具，主人公奥弗弗雷德便是其中一位。她的女儿被抢走，她自己也失去自由，但在这个男权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地方，她必须想尽办法求生。开播当日，Hulu一口气放出这部10集迷你剧的前三集。

最初的诗篇

(选译)
阿多尼斯

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
我瞥见幽深的黎明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外套

我家里有一件外套
父亲花了一生裁剪
含辛茹苦地缝线。
外套对我说：当初你睡他的草席
如同擦亮过树叶的树枝
当初你在他心田
是明天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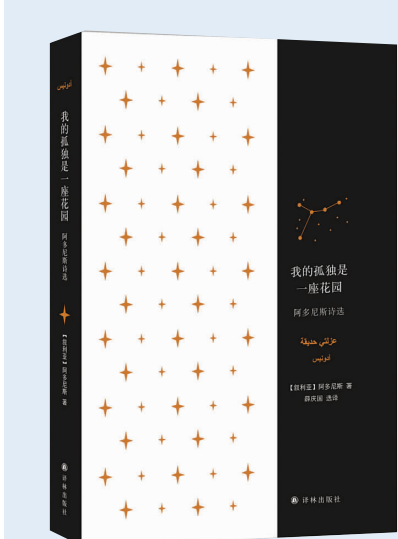
我家里有一件外套
皱巴巴地，弃置一旁
看到它，我举目打量
屋顶、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土房
我从外套的窟窿里
瞥见他拥抱我的臂膀
还有他的心意，慈爱占据着心房
外套守护我，裹起我，让祈望布
满我的行旅
让我成为青年、森林和一首歌曲

小路

这迷茫的石砾上有焦虑的色彩
幻想在弥漫的色彩：
是谁，究竟是谁
路过此地，燃烧过？

我的脚步喜欢红色的火焰
喜欢荣耀
每当它到达远方
就自豪、骄傲
每当我问起小路：“喂！
长夜，长夜的重负何时是尽头？
何时我能得我所求
抵达终极
享受安逸？”
小路对我说：“从这里，我开始。”

(均2017年4月译林出版社，
薛庆国/译)



▲阿多尼斯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曾于2009年首次引进国内，重印多次；今年4月被列入“经典诗歌译丛”由译林出版社再版推出。（出版方供图）

►今年87岁、一头银发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将于金秋参加上海国际诗歌节。（资料图片）

专家点评

他诘问思索天地的姿态 令人联想起屈原和庄子

——评阿多尼斯诗歌的叙事特色

赵丽宏

史、现实，阿多尼斯也不遑多让。

他具有艺术家的自由情怀和赤子之心，也有哲学家敏感雄辩的气质。他的诗如犀利的解剖刀，解剖着风云变幻、乱象迭起的历史和社会，新解着人性的幽邃和曲折。他的诗歌，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却能引发人们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深层关注。

阿拉伯语文学有其古老的传统，而阿多尼斯的诗歌创作，不仅是阿拉伯语文学一个前无古人的美妙花园，也是当代世界诗坛的一座令人神往的高峰。他的诗歌，让世界发现了阿拉伯文化的神奇魅力，也为阿拉伯和浩瀚世界之间的

连接交融构建起四通八达的桥梁和纽带。阿拉伯文学图谱上，曾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莫过于《一千零一夜》；后来，移居美国 and 法国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也带来巨大反响。

阿多尼斯情况类似纪伯伦，也是云游西方，但他的创作成就，和纪伯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87岁老人，用诗歌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阿拉伯文化的一角，亦将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思想能源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其博大深厚。

(作者系作家、诗人、上海国际诗歌节艺术委员会主席)